

宙

明

戒

				二九四六二	和書門類
一五册	一四架	一四函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九	二	和書類
函		一四	六	
八	五	三		
架	册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9462
冊數	15 (7)
函號	192 5

元亨釋書

十三之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國延文元年六月有 貞昆皇天藏海藏禪院寓居比丘單況等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國泰民安命工鏤梓興

內一〇二六一號

大藏經印板發行一部計二十卷皆貞治三年甲辰正月 日謹題

元尊釋書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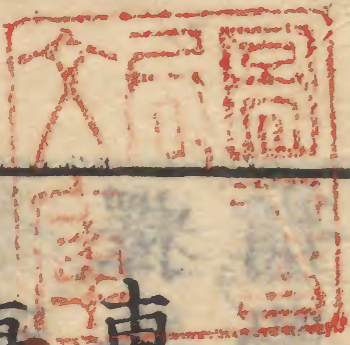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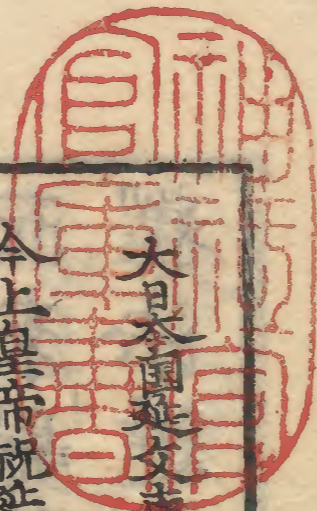
濟北沙門 師鍊撰

明戒六

東大寺普照 唐國法進

唐如寶 道忠法師

豐安法師 東大寺明祐



中川寺實範

西大寺睿尊

泉涌寺俊芳
極樂寺忍性

釋普照共榮睿入唐留學照思本朝戒學未
備勸福先寺道璿東遊又誘揚州鑑真來朝
真泛東溟九五度風濤之難數返數赴其天
寶七歲漂日南國之時榮睿沒海照遂以天
平勝寶六年共鑑真乘遣唐副使大伴胡舶
而來歸教居東大寺
釋法進唐國人姓王氏天平勝寶六年伴鑑

真來聖武帝同真寵遇七年築壇于東大寺
為國受戒真為戒師進為和上寶龜九年寂
釋如寶唐人與鑑真至戒行清白當代貴之
延曆二十三年正月癸開律講于招提寺弘
仁五年正月化
釋道忠事鑑真稟戒學真稱持戒第一嘗為
東洲導師好行利濟民倍呼菩薩
贊曰佛教之為利也先他後已不唯已為利
又令他為利是釋氏之綱紀也照師勸璿伴

真有意於此乎。睿雖沒，齋師名不亡矣。我尋
真之徒，不得纔得二子，立為戒之稱首焉。
釋豐安參州人，招提寺如寶之徒也。大同帝
貴為師。

釋明祐，賀州人，精戒律，兼稟華嚴，于觀宿以
選為東大寺戒壇和尚。每夜宿大殿，不寢房
舍。應和元年二月病先死，三兩日飲食不進。
徒弟白曰：不食又乞，為糜餲對曰：齋時已過，
况期又過，生事無之。今豈破齋乎？及晚念佛。

而化實十八日也。年八十四。

贊曰：律學中微我求而不得，吳纔一二而已。
豈其中世少人乎？惜哉。

釋實範，姓藤氏，諫議大夫顯實第四子也。初
投興福寺學相宗，又如醍醐寺稟密法于嚴
覺先。一日覺夢青龍出庭池，矯首噴清水，翌
日語徒曰：今日當有受法人。汝等灑掃道場，
果範來由是。傾底而付，又之橫川明賢所問。
台教範博搜索諸宗，而嘆律幢之傾頹，乃加

心披尋乃念言戒貴傳授我雖精究爭奈無
師承何一夕夢自招提寺以銅甕通清水于
中川覺以謂是好相也明曉赴招提招提鑑
真後數世院宇廢替僧衆不居庭廡之間半
為田疇範入寺不見比丘傍有秃丁鞭牛耕
田範問曰真公影堂何在秃丁指其所範亦
曰此寺無比丘乎對曰我雖不全儀相曩少
聽四分戒本範生難遭想就乞秃丁便脫犁
放牛洗手畎水將範向影堂中親授範已得

戒傳即歸中川寺開律講行竭磨自此戒法
亦興初範在忍辱山採花至中川山見地勝
形申官建伽藍名曰成身院後移居光明山
而終嘗述大經要義七卷貞慶法師稱之
贊曰予見支那本邦之律法相似同矣蓋絕
而又興興而又絕其興絕之間世有人乎今
考範師之事有久之謂也善哉銅甕之好相
也吾佛亦或言之矣
釋俊苻字不可棄肥之後州飽田郡人母藤

氏生而數日母棄樹下經三日無禽獸之害
阿姊往見之以為祥見抱歸付母乳養以故
苾自字焉或問所由曰十八部主中有大不
可棄者生棄池中魚鱉戴浮三日不死然後
收育予生似之故自名云四歲時母氏與其
舅池邊寺珍曉童稚而有老成之量七歲讀
佛書纒終即誦又暗書焉九歲州之味木縣
吏源憑見其幼敏而無父養而為子名曰自
然一日憑延飯田山寺僧讀大般若經憑以

苾聰慧雖稚而加僧負諸比丘讀至奇字試
問苾苾應對詳悉諸僧相頌歎異共字之曰
音義十歲讀妙法華六日而終焉十四從飯
田之真俊學顯密之教後者台嶺座主忠尋
之上足也苾苦學精勤邁於倫輩十八落髮
十九於大宰府觀世音寺受具戒一日忽喟
歎曰三學之中戒惟為地若不精持豈為佛
儀乎便脫蠶衣著褐衫負笈出西關往來南
北二京扣諸名宿於大小戒律篇聚開遮不

通之者多矣建文九年欲入宋謂諸徒曰我
 思赴異域求勝法若不精勵豈堪傳授我又
 自見志操始十月十六赴一百日絕眠精坐
 以徒三十人結為六番置一杖子約各便持
 待睡昏時以杖撞醒歷期無怠眠所命禪杖
 屋角塵深百白之間晝乃開講夜伴番衆身
 無少憊日精又不有患十年四月率秀賀二
 弟附商船泛滄溟五月初著宋之江陰軍即
 寧宗慶元五年也遊歷兩浙名剎登天台踐

石橋蒸餅峯左麓供茶於五百應真又到雪
 竇中崑崙受禪要入臨安登徑山見蒙菴聰
 禪師明年春還四明依景福寺如庵了宏律
 師習律部之三年矣持犯開遮宿滯冰泮嘉
 泰二年冬離明州又之台州居赤城寺明春
 禮智者塔安居佛隴大慈寺所謂銀地者也
 偶有浙西僧盛稱此峯之道譽於激慕蘭之
 志徑到秀州華亭縣超果教院印開室湔拂
 歷八歲天台教觀精習無遺印或時召門人

十輩試問曰四明兩重能成之義不用敏系詞
以乃祖疏記之文加判釋否時諸子各呈句
解苻預數焉答曰知陰即是而能成觀此輔行記
句剽略印願諸徒曰和苻得之矣又就台教
觀出五試問唯以苻答為最也台教中至有
律義印避解於苻濟輩因而受諮決者多矣
印嘗謂曰傳聞日東盛行密教恨比土一廢
不起子已通串蓋迴既倒之瀾乎開禧虜寇
印薦奏苻欲習李唐不空三藏安西結壇例

然時論剽靡而不果為可惜而已苻就律部
出五十三問時之律匠皆為難答而莫不把
翫誦憶臨安府不空教院了然芝崑淨懷淨
梵妙音會誓極樂院智瑞各送答釋皆不合
苻意歸朝後日山寺守一作答釋寄送嘉定
三年秋往四明問御舶其歲又如温州依德
廣律師學七滅諍四年春二月及明州乘蘓
長六船駕溟波著長洲安武郡乃建曆改元
辛未歲也其傳來者佛舍利三粒律宗經書

三百二十七卷天台章疏七百一十六卷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儒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凡二千一百三卷其餘圖書碑帖器物等甚多榮西禪師聞苻來歸馳至博多慰問曰早入京師四月至建仁寺西公率衆迎接請待甚厚二年冬移崇福寺寺有銅支提俗呼曰金塔者也貞應三年十月依肥州刺史平家連請入相州時武州刺史平泰時領天下兵馬副元帥德威兼重聞苻

入境屈鎌倉營受菩薩戒故大將軍源公夫人特進平氏法諱如實請受戒法嘉祿元年十月於泉涌寺建重閣講堂明年之春築講落成即結安居并啓講席二儀皆式宋土法制軌則肅如也台律二宗指泉涌爲中興元曆上皇於賀陽宮受菩薩戒妃嬪公卿感渴請木叉者多矣建曆帝亦受菩薩戒有貞慶法師者相宗之類也常嘆律幢之類壞及苻之歸自抱事鈔取決焉而喜宿霧之有披也

然至戒業二疏集義鈔等未暇置喙也苻盛
唱四書兼講諸部初肥州官吏秦氏有女年
十九卧病彌留醫巫拱手殆屬續輿至寺邊
蓋秦氏與苻有檀契女若不起託拯濟也已
而溘然父壻悲慟而失度母氏泣啓曰我女
平居常志剃落而又壻及妾不聽不幸早夭
不啻不果素志亦妾等之遺殃也縱雖屍髮
願賜薙墮又救拯之一端也苻愍而剃髮而
授戒母又哽噎重啓曰旣遂夙志恨女之不

知也豈無法力之得片時蘇息乎願師加慈
驗令我女知本志焉苻憐焉即課密法及後
夜女身暖回到明相吐氣眼開禺中時言語
如常父母歡甚問女曰汝陰中有何事女曰
我唯詣上人灌頂之室聽法事覺身爽朗忽
如夢醒不知死也父母携歸家遠近聞見莫
不嘆敬宋開禧三年春秀州華亭縣章氏白
北峯曰男蓋銳卧病已三年願受法救縱不
起猶得食一匙又足而已印曰日本苻智行

兼備我不如子其索彼馬章氏哀懇苾修不
動使者法期七日至第四日壇上東北角燭
無故自滅苾啓印曰密壇有軌息災壇燈燭
自滅悉地不成請不終期即破壇印曰章志
可憐乞勿破壇專凝丹誠祇豈勝德苾不得
已訴本尊曰密乘軌則此方已絕只我本域
獨能煽傳我在異境適修供法若失感應非
唯貽本邦之耻何不激此土之一感悔乎精
修益堅至第七日蓋銳起坐飡啜合家悅懌

歎未曾有章氏觀服用九種印迎苾喜曰章
氏之子無恙乎苾曰不也印曰何起食如常
哉苾曰密法中不動深悲之尊猶回定業者
十八旬章氏之事是也願師有重啓莫再命
也後三月蓋銳果殂又同州周氏妻產數子
每產甚艱殆入死地而其兒皆夭又孕焉已
經三年未誕劇苦不可言也醫巫無驗周氏
誦超果乞救於印印語周曰苾法師蘊密教
秘軌吾聞彼法銷宿殃祛重苦子其乞渠焉

周氏來訴，苾拒之，不許。周氏借命於印，苾到周家，修七佛藥師法，順軌建續命神幡。時暴風俄來，破屋折樹，苾誓曰：「法若成就，願幡旋不為風壞。」果如誓。第七夜，孺人夢童子來，揖曰：「我是母家之夙仇也。」入汝胎，擬汝命者數矣。這回已決焉。而日本苾師修法，威神轉我，怨懟還得昇脫。自今以後，不有慘毒。覺後身體爽健，召姆探胎，姆曰：「無孕事。」何乎？孺人告夢，合家嘆異。孺人乃以三千緡買衆香，熏染

綵縷者三年矣。沐浴潔齋，著淨衣，繡彌陀觀音勢至像，報苾綵繖莊麗光曜，奪目開展之間，奇香發越，苾携歸。興建仁西公西獻元曆上皇，苾歸時寓四明律寺，待御使先以佛像經書載於舡。一夜大風暴起，諸舡皆碎，其數八十餘。故老皆曰：「自古未有如是迅颺。」而苾之載經之舡，無少損。沿海吏民寓感異於苾。明年泛洋，猛風俄來，浪峻舡危，舟中震懼，苾端坐不動，默誓曰：「去歲四明之風波，寓經舡。」

猶無恙况今日乎天龍豈其舍諸時大星降
 檣上光大如車輪一舩仰見且怪且負焉星
 隱後風立息初苻倦遊歸本邦棲遲筒嶽伐
 松芟荆創一加藍号正法寺當夷基趾往往
 有礎石苻以古基偶合為勝地宴居於此或
 授容灌或宣戒法往來緇徒常百餘負建保
 六年夏和州刺史朝散大夫中信房以仙遊
 寺與苻居此寺齊衡三年左僕射緒嗣之所
 建也初名法輪後改仙遊苻又改泉涌洛東

之勝區也寺經數百歲廢頽尤甚苻便作化
 疏奏元曆上皇上皇降施甚溥貞應三年七
 月勅黃門侍郎源通方上為官寺初建又六
 年苻在筒嶽正法寺味木縣人辨慶夢入一
 山寺空中忽有神僧告曰筒嶽之苻師者五
 百生修道之人也汝盍拜之覺後感喜詣寺
 禮謁款密苻自二十七歲絕蠶衣褌布褐
 者十餘年一日北峯語曰若欲弘道長養色
 身風冷相侵恐廢利濟已稱瀉瓶莫忘傳燈

咨命形骸宜慎保護即以帛被度與苾苾自此
釋褐焉印常對衆稱賞故公卿士庶踵北峯
之閩域者先訪訊苾苾以苾苾之妙得宗旨
授法語并唯心淨土之記嘉定初遊上都寓
靈隱之下天竺與輦寺三宗諸名宿商擢法
義公卿大臣聞名歆艷者史丞相錢相公樓
參政楊中良等皆廊廟柱石儒林英華也臨
安府菩提律院住持遷化諸寺律學者會議
欲擇偉器應官奏時律衆議曰不用別揀智

行唯以能答日本苾苾法師難問者可充其選
會誓瑞律師畫苾苾像入祖堂題贊上口誓首
天人大導師家住海東大宰府秋中片月為
歸肝雪後諸峰作眉宇來杭一萬里慈航歸
降七十洲法雨斯何人也斯何人日本傳律
弟一祖苾苾在宋感應甚多故超果院善明之
書略曰日本苾苾法師戒行道德華亭士庶尊
敬如佛祈禱持咒驅惡攘災皆有靈應蓋古
之聖僧之傳乎又山陰義銛述不可剎那無

此君贈符銘号，朴翁内外兼明禪教並通，所謂會誓名士葛夫民字，無懷者也。銘又寫南山靈芝二師像，倩四明樓鑰述贊其上，以送蓋樓公為當時文宗也。迂齋先生者即參政也。諸方名宿各著書偈，嘆美德義靈芝志隱。開元道源等也。符將來十八羅漢像者，開化寺比丘尼正大師之所施也。正語曰：見師之相，見宛似第十七慶友尊者。恐公非允，故號此圖額歸本土，令人瞻焉。符携到明州時，翠

岩主者來見曰：此像者唐禪月大師所畫也。我昔一見後，亦不遇子，得之可謂靈珍。昔國主固藏宮禁，人不容易見。况入手哉！今只其第二傳寫在育王山，猶為秘蓄。此像之貴，不可言也。持返故國，不啻子之靈貨。而又海東之幸也。又有秦里封國，貝多葉及赤布一段，斯乃彼國獻象於宋主。彼王羌官使并三沙門共象來。三沙門者修多羅僧毗左僧阿毗曇僧也。彼國天竺邊地，宋梵異音，言語多泥。

意緒難達，苾素善悉曇試，以梵字書師子奮
迅三昧名，問之秦里封僧，有通解色而不能
言時，有狗卧傍，彼僧酌水灑之，狗俄起奮身
而去，梵僧笑而指之，示苾，梵僧又書梵字授
諸宋僧，皆無知者，亦呈諸苾，苾曰：是乞鉢盂
之詞也。宋僧出鉢付梵僧，梵僧大喜，以為逢
著知音也。即以貝葉赤布與苾，時宋人嘆苾
之通梵書焉。建保二年夏，下竺粹古雲託沙
門良祐寄北峯真燈蓋粹者，同門昆弟講法

義之禮也。延曆寺座主慈圓教門之領袖也。
從苾請益名卿鉅公，欽風者多矣。左僕射藤
公甚厚，每年正五九月各一七日，寓寺聽講。
臨啓，宇足先約苾來，眎苾至，以伽梨授僕射。
僕射便起坐，合掌向西而薨，其生死契厚如
是。太相國藤道家天福帝之外祖也。累葉宰
輔，一世冠冕，常招名德，宣揚經論，厚遇苾。
苾著佛法宗旨論念佛三昧方法坐禪事儀各
一卷，三千義備檢二卷，獻相國。又授唯心居

士之号嘉祿三年春寢病相國駕來問疾即
割讚州二村鄉以充寺供苜報以宋本經主
一部且為終贖相國答書略曰和尚傳來圓
宗本經一部敬領遺意雖為唯一無二之談
且有彼此傳授之義者字閏三月七日集大
衆自起燒香告辭苦口遺囑大衆嗚咽良久
曰法界一念謂之空一念法界謂之假念界
融絕謂之中絕念了當起佛地八日夜書偈
曰生來偏學經律論教一時打拚寂然無害

寫了向彌陀像合掌頭北面西右脇而逝年
六十二臘四十四苾性悛怕不事浮華所有
施利備充修營弘法持律寤寐於此又海外
學有文藻頗善筆翰在宋時寧宗皇帝敕書
如意輪咒秀州人周冕及錢氏等皆蓄其書
碑銘記讚干求者填闐云
贊曰予讀唐宋之策載此方之諸師者多矣
其間雖崇德偉器大率似慳詞焉豈以異域
乎獨其釋門正統者繫苜而列粹古雲之上

也豈有抑而不得已者與簡北礪又稱苒者
屢見其集焉今考其事迹誠一代之魁才也
釋教尊歲十一離家師事醍醐山睿賢十七
落髮學密乘初唐鑑真天平勝寶六年傳持
律藏流衍上邦年代悠久其學寢微尊常痛
律幢之摧圯嘉禎二年與同志者四人依大
乘三聚通受法自誓受戒自爾居南京西大
寺盛弘戒法四律五論三大五部無不研究
寬元三年於泉州家原寺又行別受法此歲

授法華寺父菴沙彌尼戒建長元年於法華
寺授慈善等大比丘尼戒至此七衆皆備戒
學再興成于尊也父應上皇聞尊之戒行詔
入宮受菩薩大戒后妃公侯整塵集受者多
矣正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終西大寺年九
十尊內持密教外興律宗旁涉唯識以故講
論可聞徒屬振振德威震四遠密灌者七十
餘人道俗受戒者數萬人置放生於諸州一
千三百五十六所永仁中賜謚興正菩薩

贊曰吾嘗患士之不自樹立矣偶見興正師
之起律派於既倒之後益固我前言焉何也
招提數世之後使人人人如興正之志豈有今
日寢微之患乎繇此視之興正之出中人者
宜矣加之興福放生幽明賴之今世其家者
皆勤於此矣於戲其塵垢靴糠猶或陶鑄善
人乎
釋忍性姓伴氏和州磯城嶋人也歲十一投
信貴山十三捨不食肉十七登東大寺戒壇

延應之間有四律匠于南京圓淨誘賢覺盛
教尊性就尊受篇聚之學兼聽盛之持犯建
長四年語同學曰正今南畿毗尼屬我尊丈
也東州未有人矣我雖未得願欲先度耳是
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宅清涼院闢律學弘
長之始入相陽止清涼寺平副帥時賴鄉道
譽創光泉寺而居武州刺史平長時斂性律
行新極樂寺延之性移馬熾唱開遮東方之
民靡然偃風初正嘉中有沙門營一字安文

六彌陀像名曰極樂寺未落而亡武州之父
重時遷其宇于今地為齋場至此武州與其
弟業時勸力修營成巨刹性戒講之餘切于
興福募衆緣造丈六丈殊太士全般若寺之
像也是也寬元初集王畿癩人萬餘施食授一
日夜八關齋戒薦母氏之諱也奈良坂有癩
者手足繚戾難于行丐以故數日不食之有
矣時性在西大寺憐之曉至坂宅負癩置鄼
市父負歸舊舍如此者數祀隔日而往雖風

雨寒暑不缺焉癩者臨亡誓曰我必又生此
間為師役酬師德而面留一瘡為信耳果性
之徒中有瘡于額者善供給人呼為癩之後
身性詣四天王寺聞豐聰太子四院施藥療
敬事志慕焉自此處處構療病悲由之院其
桑谷療病所二十歲間痊者四萬六千八百
人死者一萬四百五十人已而活者踰五之
四也是役也平副帥時宗發之性輔成之故
以土州大忍莊充其費遠至龍華也永仁二

年奉勅管天王之至勢捨俸餘益悲敬二院
此寺大門之外有衡門倍曰鳥居鉅木宏材歲久
朽頹性出新意以石新之高二丈五尺堅確
瑩滑國人拭目嘉元元年六月病七月十二
逝府官以降受戒者連屬壽八十七性修營
伽藍八十三所塔婆二十基大藏經一十四
藏諸州河橋一百八十九所
贊曰予考性師之事利濟之迹可見矣蓋又
世其家焉抑不知戒之挾檀乎檀之挾戒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三

大皇國延文享六月有上皇皇天藏法苑院宮此五單況等謹募衆緣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復發崇 祿儲泰民安命工鑿梓與

大藏經印板共行一部計三十卷昔貞治三年甲辰胥

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四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擅興七

菅原寺行基

愛宕山慶俊

禪林寺真紹

觀喜法師

寂仙法師

補陀落寺勝道

恒寂法師

高野山祈親

眉間寺道寂

相應寺壹演

行願寺行圓

六波羅蜜寺光勝

東大寺重源

高野山真然

蓮入法師

谷汲寺豐然

山崎寺慈信

良峯寺源等

神護寺文覺

釋行基世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百濟國王之胤也天智七年生及出胎胞衣纒纏母

忌之棄懸樹枝經宿往見出胞能言父母大
悅收而鞠育童稚之時與兒輩遊動讚佛乘
村里牧豎之兒捨牛馬而從者數百人其至
或覓兒童馬牛到基所聞其讚說不問兒畜
感泣而忘歸基之說誨頃牛馬散諸所至各
以為已失也說已基上高處呼牛馬應聲而
來各生牽去率以為常十五出家居藥師寺
學瑜伽唯識等論於新羅慧基又從義淵益
智證二十四受具足戒於德光法師基事行

化道俗追隨之者以千古數所過遇驗難架
橋修路指某地之可耕墾點某水之可潞灌
穿渠池築堤塘計畫功績不日而成叨民至
今賴之王畿之內建精舍四十九所諸州往
往而在焉基嘗行化返故里里人捕魚而宴
池邊基過其地年少戲以膾薦基基喫之須
臾臨池吐出皆為小魚游泳去見者驚伏基
私度沙彌救禁園身在獄中而出遊里開獄
吏以聞詔赦之聖武帝甚敬重之天平十七

年為大僧正此任始于基時智光法師者有
辯慧嘗疏孟蘭盆般若心等經聞基榮授曰
我才智宏淵行基只營小行耳朝廷弃我取
彼何乎抱嫉恨隱山谷光一夕俄死其徒以
忽殂未葬十日而蘇語諸弟子曰冥使驅我
而行路有金殿高廣光耀我問使者此所何
冥使曰汝稱智人何不知之行基僧正受生
之處也又進行望見煙焰滿空間之答曰汝
當墮之地獄也既而到閻王所王呵曰汝於

閻浮提日本國有謗嫉行基僧正之心今所
以召汝者治其罪也非命終也即令抱火銅
柱我肉鎔骨融而後放還言已馳謝基基時
在攝州造難波橋遙見光來而微笑光伏地
作禮悔謝說夢事二十一年正月皇帝受菩
薩戒及皇太后皇后乃賜号大菩薩二月二
日於菅原寺東南院右脇而寂年八十二基
之所過耕夫捨耒耜織婦投機杼奔波禮謁
村閭闐咽而不容易往來云

贊曰佛法入日域而二十歲豐聰皇子在繼
祿而讚佛乘居儲貳而宣真諦其後五十年
基公出焉伴孩癡而顯異受
皇王之太賜欲揚教法先營刹寺畿甸半古
諸服相次躋乎基之為名也我道之地乎
釋慶俊姓藤井氏内州人事道慈學空宗居
大安法華寺嘗開愛宕山為第一世天應
元年為僧都性懷悲愍好施貧病
釋真紹幼事弘法大師長受灌頂于實慧齊

衡之間建禪林寺貞觀十五年七月七日滅
釋觀喜和州人也行任坐卧唱彌勒号好修
古塔廢寺自曳材運土或乞路人加助常搥
鼓唱彌勒上生梵率天四十九重摩尼殿等
偈而勸發人心歸寂時異香盈室
釋最仙嘗任常州講師戒行備足四眾歸崇
性抱利濟修寺院掃堂宇夷嶮途架絕梁走
急救危切於己逢旱澇不待延請祈求修法
屢有感應問疾餉餓存活之者多俗号悲增

大士

贊曰吾法有莊嚴佛土之句是大心士之事
業也諸師營新宇修廢寺夷嶮塗架絕橋皆
是也佳子彼莊嚴者此莊嚴也矣

釋勝道姓若田氏野之下州芳賀郡人早出
塵累鑽仰勝業州有補陀落山峯巒峻峙振
古未有涉躋者道以神護景雲元年四月企
跋涉路險雪深雲霧晦暝不能登止山腹九
經三七日而還天應元年孟夏又興先志亦

屈而退延曆之始季春之月發大誓致勤修
且日者回不到山頂亦不至菩提漸達于頂
衆峯環峙四湖碧深奇花異木殆非人境道
堅誓所遂悅目喜心乃結蝸舍於西南隅修
懺又三七日道雖究山區未盡湖曲三年之
夏造小舩浮東湖西南北湖備極游蕩就其
勝處建伽藍曰神宮寺居四載道行與靈境
並傳桓武帝聞之敕任上野講師又於都賀
郡創華嚴精舍大同二年州界大旱刺史令

道新兩道上補陀山行法掌甘雨速降百穀
皆登

釋恒寂天長帝第二子也姿儀端雅好讀經
史綴文辭承和帝冊爲皇太子監撫之暇志
慕佛乘常辭儲位事逃逸帝不許承和七年
天長上皇崩九年弘仁大上皇崩太子廢爲
金紫光祿大夫謂左右曰元志逃佚今是時
哉乃隱淳和院東亭子俗曰亭子皇子嘉祥
二年薙髮受沙彌戒時年二十五貞觀二年

受具足戒教從真如阿闍梨集兩部密法晚
以莊由資產捨大學寺大學寺者弘仁帝之
故宮也天長大后改為佛寺寂造丈六彌陀
像又度諸經論等寺供僧額皆寂之所置也
仁和元年九月二十日浣沐淨衣入室禪坐
翌日禪扉不開弟子恠之啓戶見之向西踰
跌近而觸之膚體已冷年六十有二兒才操
似父寂出家日二字同剝落寂善草隸弘仁
天長二皇世稱二妙然論者言弘仁勁筋之

肉天長豐肉軟筋筋肉均平肥瘦適宜者只
亭子皇子也

釋真然姓佐伯氏讚明人弘法大師之甥也
就而學密乘又受真雅之灌頂法臨入定語
然曰我以此山付汝汝其勵志營構為鎮護
之靈區真言之教場汝其勗字蓋金剛峯寺
此時未成故有此遺訓然盡心於營造以故
高野之峯為然之門院寬平二年為僧正三
年九月十一日滅

釋祈親七歲喪父十三投興福寺學相宗有
聰慧譽偶省母疾落髮母尋死自此持法華
薦二親時稱持經者以故名焉行年六十忽
自念言二親之間我只一子偏專愛憐報生
苦樂恬不省豈孝子之情乎便詣長谷寺期
一七日索知持恬生處第三日夜夢或告曰
西南有山口高野金剛峯汝其往彼必得感
知乃以指指西南其指端放一光金剛峯寺
山川殿宇灼灼在目翌日赴紀州已而至高

野此山弘法定後距今八十餘年廢毀尤甚
荆棘塞路親披榛莽到塔所祈求如長谷一
日忽淨眼根見觀史內宮庭上有三莖蓮華
菩薩各坐二花一花未開親問曰是菩薩爲
誰對者曰此二大士汝父母也是汝法華讀
誦之感報也其不開之者汝當坐耳親見野
山之廢委身修營不幾榛棘復輪奐金剛峯
之再興者實親之力也
釋蓮入居伯耆大山寺勤精修寬弘之間詣

長谷寺期七日誓曰願大慈者示我來世所
居第七夜夢一比丘從殿帳出口自此西南
九里有勝地汝止彼修練必生梵率內宮覺
感喜即至彼東西山高地形邃闊而無堂宇
又絕人蹤入偏憑夢事居一樹下其夜西方
有光入以謂魅怪也夜夜如是然無燒害一
朝往光所有大巖上置石枝敗葉埋積苔蘚
固封入去蘚葉立板拂拭石面雕彌勒三尊
像其刻畫奇妙殆非人工也入作奇想益固

前夢普告回來勸建精舍經年終于此臨亡
果有祥瑞

釋道寂未出家時貪營家產不爲佛事一旦
播然志剝染便思忖我塵垢甚厚豈容易發
菩提心乎當祈佛祠乃詣長谷寺一七日夜
精修欣求夢老僧語曰菩提心無躰相即如
是心名菩提心覺而猛省便出家浮遊名山
霧區後居元興寺坐禪念佛夕陽時必向西
觀想又移住眉間寺其主者有舊好嘗誓作

一殊手半觀音像一千軀功未竟寂戮力勉
勵不夕而成寂修福業鑄洪鐘三拾東大長
谷金峯三寺久安三年十二月小疾唱彌陀
而終年八十餘

贊曰予見諸子之有為也不徒爾矣道之興
者勇也寂之興者業也然者承託也親者依
孛也慎終者入也輔舊者寂也皆各有旨乎
哉

釋豐然欲營勝藍安觀自在像延曆中相彼

至美州谷汲構精舍當平基鑿一巖忽石中
油出然生希有心誓曰我於此地安大悲像
若博利來世願此油益多言已湧如泉然大
喜便安十一面觀音像長七尺五寸自是霧
感溢傳延喜中朝廷聞其瑞應賜額華嚴寺
其油漸微今猶足殿前常燈去
釋壹演姓大中臣氏洛城人又備叻刺史治
知也演少翔仕途二兄相繼七因而厭世幻
拋冠纓師藥師寺戒明出家承和二年受具

戒常持金剛般若真如闍梨見為法器授以
密教演居止不定或宿帀鄺或住水邊適至
河內一老嫗讓宅曰此地商賈之巷魚鹽之
律非師深悲誰諭愚頑邪願居此宇成精藍
焉演平基趾土中得古朽佛像支躰不全人
傳為異漸達天聽敕將作監監營構賜額曰
相應寺演運黑土築方丈壇安尊像壇變白
恰似塗粉見者奇之又建感應寺事在寺像
志皇太后不豫延演持念病即愈貞觀七年

太師藤良房寢疾百方不効屈演加之所患
立甍上大悅擢僧正演抗表辭之上不許九
年七月十二日乘小舟浮水奄然遷化年七
十五謚慈濟

釋慈信有神異常飛鉢乞食故世号空鉢上
人初播喇中山有十一面觀音像昔上宮太
子令百濟佛工刻之像成時時放光古老傳
像放光照巖其崛成金色延喜中信對像啓
曰我此日域何地為靈區予我願彈力於營

幹其夜夢像告曰我平等慈悲無利不現然
山州山崎其民緣熟信乃移像於彼又飛鉢
求營造邪輩多作侮慢此類咸受疾邪衆悔
過歸像疾盡愈一日信採花而出還見無像
旁尋四旁去房半里像在草裏而立信已到
此像語曰我非厭子而去此地來世多吉祥
故我來此子只歸院安居信以像言書側石
四來聞見傾伏營構不日而成
釋行圓鎮西人寬弘二年遊帝城頭戴寶冠

身披革服都下呼爲革上人圓持千手大悲
陀羅尼又欲得好材刻其像一夕夢沙門來
告曰明日送爾異材翌朝果一僧至語曰賀
茂神祠側有一槻木每宮纏封不知幾千古
歲其外似朽內甚堅實每至六齋日槻畔有
誦千手神咒音近見無物遠聞有聲自古名
爲異木是子之所求材也古老傳言昔城北
出雲路有小女臨鴨河浣衣一箭泂流而來
女取見之鴨羽加苦女携還家捕簷牙自此

女娘已而生男兒父母問其夫女曰無父母
以為匿也兒三歲父母議曰世豈無父而有
兒乎思此里人乎宜具酒膳大宴里夫令此
兒持杯試告言以此杯置汝父所其得杯之
人便兒之父也議已多會鄉人數爵之後令
兒送杯時見取杯穿衆人出堂而置簷上鴨
箭所父母及諸齊怪之相議曰是箭屬鴨羽
宜姓此兒為賀茂氏鴨和訓賀茂也於是兒化成雷
上天母又同時登天而去今之賀茂中祠皆

為田中時田至已播秧數畝其苗俄變成椶
樹母氏降樹下為神今賀茂中宮是也兒又
降為神賀茂上宮是也其椶歲久偃仆世貴
為靈木不厄樵材故至於今也子乞神官刻
菩薩像圓喜而誦神主告事神主不斲不日
而成像長八尺營行願寺安之以圓衣革俗
呼行願寺為革堂後仁弘法師得餘材又造
八尺像安良峰寺
釋源筭因州人母娘時勞苦異常及誕以為

不祥子弃之路傍牛馬不踐鳥獸不害三日
無少傷隣人怪之收而育之及總角上睿山
經年剝落受戒壯歲還俗丁母喪不任哀毀
返本山登壇重受時年四十五後至西山良
峯枕石嗽流清修自適欲創道場基址不平
岩若磊砢難施畚鍤筭愁之一夕夢異僧告
曰上人莫愁我助健夫次夜野猪數千鑿岩
負土翌早見之基地坦衍乃創蘭若良峯有
牛鳴之地者自筭始筭持佛舍利三粒一朝

失一粒筭常憂之寬治五年九月啓法華講
會供舍利席上得舍利一顆即所失之者也
筭悅之甚始失舍利後左肩生疣已數年矣
及舍利返疣自愈乃知舍利包在疣中聞見
異之自入良峯七十餘年不踐紅塵長卧白
雲京師邊地慕風奔赴漸成寶坊徒衆益繁
筭厭諠鬧去寺不遠別構草菴閉門宴坐動
經時日七十年來不破齋或數日斷食衣無
蟣虱身無癬疥池蛙聞爾庭鳥相馴秉德三

空也

年暮春結定印端坐而逝經日容覓不變其
徒閱全身年一百一十七歲
贊曰或言古之興建必有感何對曰神靈助
發也曷為然有道也蓋膏油非石礫之生也
豚猪豈使役之類乎朽佛出地中靈像玄草
裏終古皆拚一旦就斲寧非神助乎曰此而
言五子者有道而感者歟
釋光勝不言姓氏為沙彌時自稱空也人又
不諱言空也少好佚遊天下殆遍所適道塗

多為利濟荷鋤鍤拾石鋪濕架破橋修廢
寺無水之地多穿井井必甘冷以其常唱彌
陀号俗名彌陀井往往而在焉荒原曠野每
逢遺骸拮聚一處念彌陀名灌油而燒過弱
冠於尾州國分寺雜髮為沙彌天慶元年入
王城於市酈唱彌陀勸化人人呼為市上人
天曆二年四月上天台山從座至延昌得度
五年京畿疫死屍相枕也憐之自刻十一面
大悲像祈之像成疫止其長一丈於洛東勸

四衆創一藍号六波羅蜜寺奉安像焉也居
播州揖穗郡峯合寺者大藏有不通處夢金
人來說阿州海中有島曰湯嶋觀自在感應
之地也焚香臂上七日夜不動不睡頭見
大悲真身其像放光也在雲林院一日入城
有老翁倚城垣其良甚寒齒牙相戰也曰尊
老凜寒何立此乎對曰我是松尾明神也頃
受般若法味未上白牛統經之車以故貪癡
之風逼我膚師善法華願有意乎也脫衣度

典曰我著此衣讀法華者四十年其妙香薰
皆深是衣今獻之可乎神悅受之便披身相
温如無復寒氣老鍛工禮也白曰暮道遠如
生死何也教曰只專念弥陀工辭還中路逢
賊工潜念彌陀賊見工曰空也上人捨去
應和三年八月延名德六百人於六波羅蜜
寺慶讚金書大般若經此日文殊大士現比
丘身受供語在淨藏事中始也寫經欲以水
精爲軸其玉九一千二百顆不可容易而得

也。詔長谷寺歸途次勝部寺。比丘問也。此行何乎也。說軸事。比丘曰。是寺昔有沙門發君願。而未書經。先貯軸珠。不幸而命終。誓曰。我來世必竟功。莫令玉散失。乃造石龕。埋在地中。今聞君言。恐再誕乎。便將也。穿地果得。軸珠。與羽二洲夷狄之地。佛化少至也。負像。經往彼說法。二洲順化者多。和州別駕伴典職。妻年老。為尼。常誦也。聽度。天祿三年九月也。送破衲。尼所令其綴。十一日。尼補緝已馳。

婢曰。我師期近。汝走速。獻婢及復曰。上人入滅。尼不驚也。臨亡時。著淨衣。執香爐。端坐。語門人曰。無量聖衆來迎。滿空語已。氣絕。而手中香爐不傾。時香氣滿空。音樂響矣。天年七十。臘二十五。贊曰。天慶之前。念佛之人希矣也。公出此時。鼓黔首之民。倡帝鄽之佛事。其後信空師挾性真。而和之方。今孩嬰稚兒。戲詭娛悲。靡不以彌陀為口号者也。化之遺也。噫。字也。之檀。

興者不在彼而在斯與
釋文覺姓藤氏親衛校尉持遠之子也覺俗
名盛遠以家業早備宮掖衛兵曹年十八誤
斬婦首因茲薙髮修歷靈區後回上都至城
北高雄山寺院宇朽頽榛莽埋路覺以謂昔
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親於此地唱和密乘
况寶字神護之間國祚有虞故大神託和清
建精舍是以光仁帝号神願寺天長帝改今
名近世王室艱厄恐此寺圯廢之所由乎我

雖居方外皆王民也斯地之廢二諦之亡也
於是乎發憤竭力於修營乃作化疏普干諸
檀一時入保元上皇宮奏幹事適宮宴絲竹
迭起羣臣歌舞不遑以聞覺性強直以為侍
臣阻沮也便近宮闈捧疏呼稱覺聲震大絃
歌錯紊上皇大怒付廷尉獄又竄豆州始武
衛將軍源賴朝自永曆貶屏此邦逐客放臣
羈旅艱窘聞覺新謫逃虛足音猶得一筵况
故都名僧鄉情可摠就而謁且曰父祖受官

誅身錮遠黜願以我髮煩師手可哉覺熟視
 曰公必領天下兵馬之權不可失也自此益
 狎治承之末源公奉詔伐平族至文治始盡
 殄元曆帝賜元帥之任果如覺言以故與源
 帥善神護之搆復不久而成源眷日渥道福
 倍盛又修東寺二寺之修營覺之力居多覺
 耐苦行他人不及嘗在那智山發大誓七日
 立瀧下時臘月頭髮皆凍瀧水觸之其聲琤
 然過三四日膚躰通夜氣息已絕而身不傾

忽一童兒來以手摩覺自頭至腳其手甚暖
 覺乃蘇問曰何人對曰不動尊使我保護師
 耳言已上天覺益勇健謂明王加我我豈慮
 命從今增日盈三七然其後瀧水煖如湯又
 無寒苦覺受瀧水竟三七日其責豆州擔曰
 我若成神護之修波上舟中至豆州不言
 近不敢飲食而命不終或又溘焉營復之不
 成也營復之不成也生何如死經三旬著明
 上遂無飲食去

釋重源黑谷源空之徒也仁安二年跨海入
 宋適與明菴西公遇于四明相伴上台山拜
 蒸餅峯阿羅漢又返明州見鄭嶺舍利瑞光
 三年秋借明菴歸治承四年東大寺罹寇火
 朝廷令源領幹事源以為昔聖武大帝舉斯
 役以王者之威福猶募幹緣于天下蓋分勝
 利于萬姓也故聖疏曰一針一草各人各佛
 况近世王室多故非官司之獨有也我蓋
 負而裨官造乎源有巧思乃作一輪車大可

容身車之尤貼詔書右幹疏巡行州縣勸
 萬民其巨楹碩梁長二百尺大數十圍源巧
 畫妙計運轉如神梓人皆附而乞指授十餘
 歲建久六年春三月落慶上太上皇從百司
 幸寺大將軍源賴朝監護宿衛法事之壯觀
 也源沒置遺像于寺予遊東大寺衆人聚一
 房予怪而往古展舊杖人爭頂戴予問故對
 者曰源上人之遺具也詎寺者必先捧戴摩
 挈予熟見其杖履光瑩如也蓋把玩之為也

是以知源之遺愛矣耳

贊曰昔者禹竭力溝洫後世稱禹以大功者

是也然禹之德亦廣矣方今言覺源者只稱

其功而不稱其德我恐二子亦有禹之廣者

乎蓋功亦德也夫功者德之顯者也德者功

之隱者也隱顯不齊所以為德者一也學者

思之

元亨釋書卷第十四

